



# 歲月留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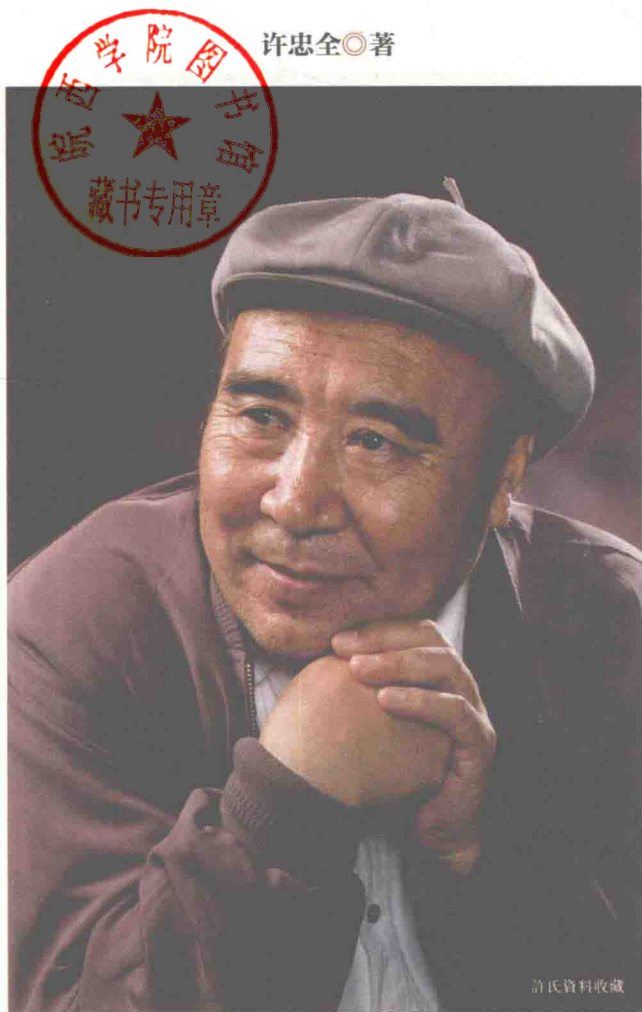
許忠全的藝術人生

方成

# 歲月留痕

許忠全的藝術人生

許忠全◎著



許氏資料收藏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留痕:许忠全的艺术人生/许忠全著.—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15.5

ISBN 978-7-5168-0618-0

I. ①岁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许忠全-自传 IV.

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3467号

### 岁月留痕:许忠全的艺术人生

著 者:许忠全

策 划:连趣网

责任编辑:王 艳

装帧设计:上尚设计

版式设计:上尚设计

责任印制:蔡旭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, 邮政编码:100021

电 话:010-64041652 (发行,邮购)

传 真: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[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-mail: [thcbs@126.com](mailto:thcbs@126.com)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160×200 1/32

字 数:160千

印 张:8.625

版 次:2015年9月1版

印 次:2015年9月1次

书 号:ISBN 978-7-5168-0618-0

定 价:5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前言

我觉得自己的一生过得紧巴巴的，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。人生的路站一个个瞬间飞驰而过，这辈子还没来得及思考与回味，可是我已经到了暮年。趁自己还稍有追忆往事的些许能力，写写自己的人生之路，用自述的方式总结自己的一生，应该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可有时又常戏弄人，刚才还觉得有满肚子话要说，真是下笔千言，一时竟又不知从何谈起。我常常想，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，他的身心素质一定和他的生存条件、家庭背景和社会、历史等环境背景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，人的素质和性格的形成无不打上各种背景影响的烙印。

我1935年9月30日出生在北京南城一个出租屋中的贫苦家庭，用现代语言讲，即将成为“80后”了，真是“人生如梦，转眼就是百年”，也应该总结我这一辈子了。我自认才疏学浅，要是写自己的表演专业小结，或者写一个角色的创作过程，那是我本行要做的功课，应该不在话下，可是正经撰写回忆录就不那么简单了，遇到许多以前无法想象的困难：记忆力远远不如从前；提笔忘字；视力减退，看电脑屏幕一会儿清楚，一会儿模糊；需要的资料没有系统收集、整理，散乱无章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，重复劳动也不少。但是，再困难我也要坚持完成写作，绝不轻言放弃，这也是我不服输的性格。

经常有许多朋友提醒我：“许忠全，你这一辈子演了那么多电影、电视剧跟话剧，你可不能狗熊掰棒子，演完一个扔一个。”我想了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我今年已经79岁了，开始写回忆往事的文章，需要平时积累的很多资料，当我特别需要熟悉情况的老伴辅佐的时候，她却于2012年12月27日因病抢救无效而逝世，距今两年多了。我俩曾经是仅隔30米远的邻居，每天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相互看着长大的；又曾经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，从17岁相恋到结成夫妻，恩恩爱爱整整60年。60年的情感和责任，我们相扶相持，相濡以沫。与老伴的生死离别之苦，难于言表，对我在思想、情感、心理上是个沉重的打击。虽然她走了，但我还坚持认为她始终在我们中间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有时不自觉地、习惯性地叫着老伴的名字，其实站在旁边的是我的女儿，这时女儿回答：“爸！是我，您叫错啦……”

我知道我的思妻之痛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煎熬，这段时间虽然有晚辈的陪伴，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空的，感到很孤独。我一生中存有大量的照片、文字材料和我拍摄过的影、视光盘，整理起来谈何容易，特别需要像她那样熟悉我的材料的一位得力帮手，可是她走了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在视力、记忆力较差的条件下写文章了，写起来确实有些费力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应该抓紧时间总结，为家人和朋友们留个念想。我是个“电脑盲”，又不会新式的汉语拼音打字，儿女为了帮助我完成回忆录的写作，特意从2012年9月开始为我配备了电脑和互联网，还特意购买了汉王笔写字板，方便我手写的同时录入电脑文件。我就以此为条件，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，回顾自己的一生吧。



## 序

许多年前的一个深夜，百无聊赖的我不停地变换着电视频道。突然，屏幕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掠入我的眼帘，那不是电影表演艺术家许忠全老师吗？记得他，是因为电影《金光大道》，他在里面饰演反角冯少怀，一晃经年，他已经年过半百，却健硕依然。

这是一部故事片，片名叫《赵百万梦幻曲》，不知不觉我便被许忠全老师幽默诙谐的表演所吸引，忘情地哈哈大笑。

那一夜，我沉浸在剧情里，流连于许忠全老师的表演才情中，每一个回味都带来会心的一笑，有这样的电影相伴，有这样的艺术家相随，每一天都是快乐的。

通过这一部电影，我开始刻意了解许忠全老师的情况，知道老师出生于1935年，195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并留校担任教学老师，在此期间，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和舞台表演，参演了许多话剧作品，正是因为长期实践工作的积累，使许忠全老师具备了丰富的表演才能，在1974年出演冯少怀这个角色时厚积薄发，一鸣惊人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自出演冯少怀后，许忠全老师的表演才能得到充分发挥，相继在14部电影及27部电视剧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。他是全才型的表演艺术家，通过惟妙惟肖的形体语言和丰富多彩的形象塑造，淋漓尽致的表现出各类人物性格和特点，使观众情不自禁地融入到剧情中，仿佛他就在身边。

《岁月留痕》记载了许忠全老师精彩而又传奇的一生，全书在八十高龄的老师叙述中，那娓娓道来的感觉犹似父母在耳边的轻轻细语，是那么的自然，又是那么的亲切，昨天的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这是一本往事的故事，也是一本艺术的总结，在书中，许忠全老师将自己对表演的领悟以及心得也做了充分的诠释，在图文并茂中增添了阅读的兴趣。

看了此书的章节，在许忠全老师的叙述中感悟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，把这些体会贯穿于自己的成长经历，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历史和回忆。

崔永元

2015年8月28日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前言           |       |
| 序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家庭           | / 1   |
| 童年           | / 8   |
| 青少年          | / 12  |
| 艺术之路         | / 18  |
| 教学经历         | / 25  |
| 学习和工作期间演出的话剧 | / 27  |
| 拍过的电影        | / 46  |
| 拍过的电视剧       | / 94  |
| 影视剧表演创作体会    | / 120 |
| 影视拍摄的非连续性    | / 123 |
| 影视艺术是“遗憾的艺术” | / 123 |
| 借视线表演        | / 124 |
| 导演·演员        | / 124 |
| 演员·人物形象      | / 126 |
| 演员要适应不同景别的拍摄 | / 127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导演是“中心”，演员是“元素”           | / 129 |
| 话剧艺术是演员的艺术                | / 130 |
| 话剧是舞台艺术                   | / 135 |
| 由话剧舞台表演进入镜头前表演            | / 136 |
| 表演艺术中的“五真”                | / 141 |
| 角色语言与话筒前配音                | / 144 |
| 参加小品演出                    | / 148 |
| 担任节目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  | / 150 |
| 影视配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| / 151 |
| 配音小花絮——他是谁？               | / 152 |
| 业余表演培训班教学                 | / 153 |
| 表演教材《演员创造角色》摘要            | / 158 |
| 师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/ 195 |
| 电影《金光大道》《车水马龙》《邻居》演员的角色分析 | / 234 |
| 我眼中的父亲——许颖                | / 256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/ 265 |

## 家庭

我从小就有寻根问祖的愿望和好奇。我姓许，关于我们的老祖宗许氏的来历，我从小就想知道，我们许家祖先如何来到北京城的？我总想刨根问到底。比如说：我们的先辈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？还是外地移民到北京城的？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处打听。我一生中到过不少地方，凡是我到过的地方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大街到小巷，每到一处都留心打听，很想知道北京许氏族群的来历，但很失望，没有一个“对号入座”的满意结果。我所知道的就是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居住在北京的，他老人家名叫许德，是个97岁的长寿老人，爷爷逝世于新中国成立之前。他在世时家境贫寒，全家租住在宣武区（现改为西城区）教子胡同16号。原来的老房子是平房小院，现在已经拆掉改成高楼大厦，再也找不到老家16号院了。在那饥寒交迫的困苦年代，人的平均寿命才四五十岁左右，就在这贫民窟的环境里，我们家竟然出现了一位长寿老人。爷爷老人家的人缘很好，邻居和远近的朋友们都爱戴他，有的人家生了娃娃，总想把小孩抱来让老人亲亲、搂抱一下，沾沾老人的长寿、健康和福气，大家都很尊重这位和蔼可亲的长寿老人。老人身材高大、魁梧，我小时候没有度量衡的概念，只知道爷爷进出屋门时都必须低着头，否则头就要碰到上沿门框！爷爷嗓音脆甜而洪亮，可惜他80多岁就双目失明了。我好奇地问过爷爷：“我们许家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可他没有自信地回答说：“大概我的祖爷爷是从四川来的……”由于奶奶过世早，我对她没留下什么印象，我觉得爷爷是唯一知道我们许氏祖籍的人了。虽然这个说法不知准确与否，但我想也有可能，我联想到有部电影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，写的故事、环境、人物和事件等题材都是来自四川的。还有，我的爷爷跟别人聊天儿时，我曾听他说过“四川许……”，这也是根据记忆寻找出的我们许家的来源。但我内心深处还是不敢肯定，因为找不到第三人证明，此事暂告一段落吧。

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我的大伯叫许恩德，因为家境贫苦，吃饭都困难，更拿不出钱娶媳妇，我大伯打了一辈子光棍，真够可怜的。大伯心地很善良，在家里和外面从没跟任何人红过脸。他成天干活，不吭不哈，寡言少语。大伯非常心疼我，我和他一起给羊主放羊时，他总让我多歇会儿。我爸爸和哥哥推独轮车卖年糕和元宵，需要头天晚上

把糯米面碾压出来，由我和大伯一起用碾子磨面，干活很累，他爱抚地摸着我的头对我说：“你先坐会儿，喘口气。”一些重活都由他干。晚上到吃饭的时候，压糯米面的石碾子要用人继续转，筛面不能停，不然就影响第二天早晨做年糕和元宵了。等到晚上天黑磨完面后，我和大伯才能吃饭，把大家吃剩下的窝头、面片、剩菜汤和菜叶子混在一起再熬煮一遍，这叫“折箩”。由于我俩都非常饿了，尽管是大杂烩的“折箩”，但我和大伯依然吃得很香！二伯叫许恩福，只有二伯是“独立大队”的带队人，他带领我的二大妈、大哥和大嫂离开许家这个大家庭，搬到前门煤市街独立生活了，他们从此也很少与我们联系。我爸爸排名第三，名叫许文元，我四伯叫许恩寿，大姑叫许淑丽，老姑叫许淑云。伯伯和姑姑们都是嗓音洪亮，爱说爱笑的人，他们常来常往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可惜全都是文盲，都不知道许氏的来源。因为他们的身高都很出众，按现在的标准，男的都在1.80米左右，女的在1.65米左右，从他们的身高和气质看，不像四川人，他们都活到70岁左右。

我后来所了解的许氏都生长在中国南方，如福建、广东、台湾、江苏、浙江等省，许氏很少出现在中国北方。在20世纪末从河南省许昌市许氏族群联谊会来了一封信，内容大概是希望跟我保持联系。很可惜，由于我经常在外地拍摄电影、电视剧，没时间，也没条件回信。时间太久了，也失掉了联系。通过多方了解和查找民族历史资料，我知道许氏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28位，人口约898.4万余，占全国人口的0.56%左右。另一资料显示：许氏源于满族，属于汉化改姓为许氏，还有其他少数民族，比如清以后的黎族、瑶族、彝族、土家族、阿昌族以及北方的回族、蒙古族、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中，均有许氏族人分布。看来，我们许氏的具体来源，还包括很多少数民族，这就更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，有机会再研究。

根据我的记忆，我的母亲李秀珍是位很能干的妇女，1968年病故，享年63岁。她的一生是很辛苦的，她是我们全家的“内务部长”，她既管全家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又照顾病中的老人和小孩。她是街道积极分子，又经常关心邻居，所以母亲很受人尊重。我很爱我的母亲，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。一件事是我13岁，北京刚解放，我考上了回民学院中学部（回民学院有中学部、师范部和阿拉伯文部），当时家里一致反对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家里没钱供我念书！另外，更主要的还是需要我干活挣钱。眼看学校就要开学了，我每天一有空闲时间，不分上午、下午还是晚上，从家出发七八分钟就跑到学校，在校门口手扶铁栅栏怀着渴望与激动的心情使劲地往学校里边看，盼望能走出一位老师把我收进去。但是左等右等没有人出来，当时我已经绝望，心里非常郁闷，回到家里无精打采，坐在台阶上发愣。妈妈看到我脸上露出的失望和苦闷，她很心疼，我也感受到了妈妈的激动和对我的同情。在决定我上学与否的关键时刻，妈妈突然站出来，对着全家人说：“活儿还是

让他干，可是学也要上，砸锅卖铁也要上！”妈妈发自肺腑的一席话，说服了全家人，我终于能上学了。当时我真有绝处逢生、喜从天降的感觉，高兴得都跳起来了。我紧紧地搂住妈妈，久久没有松开，我含着热泪哽咽着跟妈妈说：“妈！……我干活儿……我一定好好学习……我……”我泣不成声，感觉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母爱是神圣的！我终于上中学啦！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从此我白天上学，晚上劳动。学习刻苦努力，晚上干完活儿就在路灯底下做作业。为什么不在家里做作业呢？因为家里只有一盏电灯，是为家中干活用的。如果我有一盏台灯，一个写作业用的桌子那该多好啊！对于我来讲，就是做梦也梦不到电灯和书桌呀。平时下午放学后做值日（擦黑板、扫地等），同学们一周只做一次，可是我自觉自愿地天天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搞卫生扫地时，可以从地上捡到同学们不要的铅笔头。因为我没钱买新铅笔，我就花几分钱在旧货摊上买一个旧的铜制毛笔帽，把铅笔头往铜笔帽上一插，就当好铅笔用。没书包就撕一块白布叠上几叠挎上就走，



图 001 1958·许忠全与王桂云结婚照

比真正书包还结实。就这个包袱皮书包伴随我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毕业。在整整六年的中学阶段，我没买过书包和铅笔盒，为的是给妈妈省钱，让她少为我操心。

我从中学到大学，没有母亲的鼎力相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
另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我和爱人王桂云结婚后，有了两个孩子，女儿叫许颖、儿子叫许棣（图 001-003）。我们习惯每周末全家从交道口乘坐约一个小时的公交车，回到宣武区教子胡同 16 号去看望我的母亲，她每次都给我们做好吃的。星期日曾是我们全家和母亲最高兴的时候，我们更是倍受母亲款待，连吃带拿，不是酱牛肉就是饺子和肉饼，母亲总是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们吃喝，我们纳闷为什么母亲不跟我们一起吃，她却总是推说已经吃过了。有一次我们告别老人回家，已经走了一半路，忘了拿雨伞，又回去取，跑回家一看，我惊呆了！我看见母亲一个人在昏暗的屋子里正啃着冰冷的菜窝头呢！此情此景令我很惊讶，像有一根针刺痛了我的心脏，不知不觉，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，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大叫了一声“妈！……”就扑通一下跪在了母亲的膝下。我们已经成家，有了儿女，您还为我们省吃俭用，节衣缩食，我深感内疚，觉得对不起母亲。从这天起，每到周末或节假日都由我们做好母亲爱吃的东西送给她老人家。当看到母亲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时，我的内心深处才感到一点儿安慰。《常回家看看》这首歌曲如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该多好呀，我一定天天唱给母亲听，并用实际行动感谢慈爱的母亲。

我的婶妈卞淑珍（四伯的妻子）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她嗓音脆亮，口齿清楚，从语言到形体动作都能展现出她特有的北京人的幽默。比如在解放前，做小买卖挣钱的爸爸、伯伯、哥哥还没回家，晚饭还没有着落，全家人饿得有些难受，此时，婶妈站在屋门口，用一个小搪瓷盆垫在肚子上，用上衣一盖，一边拍着鼓鼓的“肚皮”，像是吃饱了似的对大家说：“我都吃撑着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吃呢！快！快！快！”她很有节奏感地敲着“肚皮”，嘴里还打着隔：“膨……膨膨膨！隔！膨……膨膨膨！隔！……”逗得全家人都笑了。爱“出洋相”的婶妈，经常给我讲家庭里可笑的故事。在我演戏生涯里，演过喜剧和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，我认为如果取得一些成绩，如果我身上有幽默感，一定与我婶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。

我上有哥哥、姐姐，下有弟弟、妹妹，我是排行在中间的。我的大哥叫许来存，是我母亲生的第二胎，第一胎婴儿出生不到半年就夭折了。大哥许来存出生后，家里人兴高采烈地迎接这个长子、长孙，可是美中不足，他的手和脚都没有指甲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指甲才渐渐地长出来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在北京虎坊路小吃店工作。他做的北京小吃“艾窝窝”非常漂亮，香甜可口，特别好吃，曾获得北京市著名小吃大赛第一名！并且还登载在读者很多的《北京日报》上！他做的炸糕两面一样薄，参加过职业比赛，结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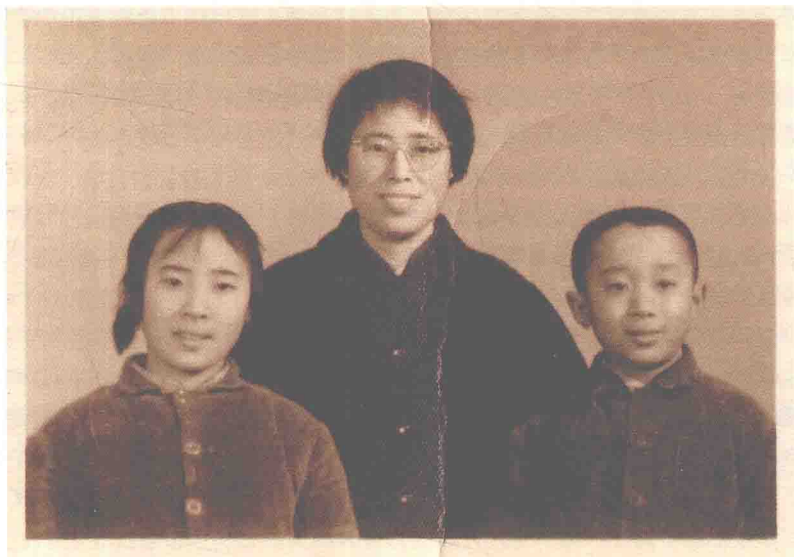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002—1968·女儿许颖、妻子王桂云和儿子许棣合影



图 003 1971·与女儿许颖、儿子许棣合影

他也得了北京市名小吃冠军！他喜欢体育，如：打沙袋、踢足球、放风筝和抖空竹。玩的这些玩具，都是别人的，哥哥只是跟大家混着玩。可惜他是文盲，解放这么多年扫盲也没扫到他的头上，他始终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我的大姐叫许敬一，今年86岁了。她年轻时爱唱歌，曾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在小胡同里玩耍，有时南边墙上和北边墙上各钉一个钉子，中间拉上一根绳子，然后挂上一块床单当大幕，幕布一拉开，他们就开始自编、自导、自唱、自演“牛郎织女”。可惜大姐也是文盲。二姐因为去世早，她的名字叫什么我们都不记得了，只知道家里叫她“二丫头”。我最喜欢和最爱我的二姐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她很爱自己的家，爸爸、伯伯、哥哥摆摊卖回来的钱是多是少，都由二姐数清楚。她是我们全家的“大管家”，她勤俭持家，从早到晚，她都不停地算计着：该买多少原料？挣的钱够买豆面还是买玉米面？够吃白菜还是吃咸菜？二姐都很操心。算完之后，别人吃饭，二姐却拿起口袋跑到十里外的粮店买第二天卖小吃的原料，她一人独自背回家。第二，二姐吃苦耐劳，她思维敏捷，心地善良、诚实和漂亮。我快7岁该上学了，是二姐给我取的学名叫许忠全。为什么二姐给我起个“全”字呢？因为大哥虽然长得很帅，可是出生时他没有指甲，生得不算“全”，所以二姐给我的名字起了“全”字！许忠全，多么响亮的名字！希望我既是十全十美，又是忠孝两全！二姐没上过学，却能给我起这么漂亮而又充满儒家哲理的名字，可见二姐身上具备等高深的聪明才智呀！可惜二姐12岁的时候，路遇一匹日本强盗的高头大马，那马突然惊了，从她身边撞过，二姐受了惊吓，得了重病，经过半年左右病魔的煎熬，在没钱、没医、没药的穷人家，二姐没扛过来，终于被死神夺去了生命。去世当天，如晴天霹雳，全家人撕心裂肺号啕地痛哭！我的心都碎了。我非常怀念她，每当回忆起二姐，我都心疼，眼里含着泪水，二姐的去世是我心中最大的、不可磨灭的、永久的悲痛。二姐善良、美丽、清秀的形象，永远铭刻在我心中！我相信二姐如有天有灵，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，那时我们再也不怕日本强盗了，我一定再也不让二姐独自上街买东西和背负沉重的东西长途跋涉了，一切脏活、累活都由我干。二姐安息吧，弟弟许忠全永远爱着你！

我的妹妹叫许春荣，她原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电工。她是单位和家庭的劳动能手，后来调到北京民族印刷厂直到退休。她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既贤慧又勤劳，她有高尚的品德，很像我的母亲，她能让全家吃饱吃好，可她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。她关心哥哥、弟弟和一大家子侄男侄女们，而从来不关心她自己。她能记住全家人的生日，可是她自己的生日，从来不过。记得解放初期，二侄子患了严重的肺结核，政府对少数民族很关心和照顾，医院对前20名排队挂号者可免医药治疗费，于是三妹起早贪黑，早晨四五点钟排队挂号，然后早上七点多钟，我和她再轮流把侄子背上，走二里路去看病。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，在三妹无私、忘我的关爱下，二侄子终于恢复了健康。三妹艰苦朴素，给我的印象是她从

小到大一身蓝布衫。工作之后，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，没穿过一件带花儿的漂亮衣服。一年四季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永远穿一身工作服。三妹严于律己、宽待别人，她是我们全家最早的一名共产党员。我们大家都很怀念她（2010年病故，享年72岁）。我们这一辈人中最小的是弟弟，他叫许忠联（已退休，今年73岁），他在北京市化工设备厂当工人，自理能力很强，曾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。他会做一手好菜，他常对别人说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平时喜欢唱民歌，音准很好，从来不跑调，乐感很强，唱起歌来有滋有味。弟弟在生活里爱笑爱逗，轻松乐观，诙谐又幽默。他身高有1.80米左右，声音脆亮，虎背熊腰的，是个北方汉子。他特别善解人意，总是对别人大度、宽容。他虽然知道糖尿病要“管住嘴，迈开腿”，但据我所知，他迈开腿还可以，管住嘴只能打58分，还需严格要求。他是老小，我们都很爱他和关心他。我的兄弟姐妹文化程度都不高，但都善良、诚实、热情、幽默，虽然各自成家，养儿育女，节假日相聚也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族，至于为什么姓许？我们家是属于哪个许氏族群？大家少有提及。（图004）



图004 1994·与兄弟姐妹合影，左起：哥哥许来存，姐姐许敬一，许忠全，妹妹许春荣，弟弟许忠联

## 童年

我的童年是在解放前黑暗的年代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，留下的尽是寒冷、饥饿、受尽欺侮和羞辱的记忆。

1940年左右，我刚刚5岁，爸爸为了家里能糊口，就把我送到羊主梁大伯家去放50只羊。这些羊不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，而是由羊主从内蒙古（现为集宁市）的羊贩子手里先购买，雇人把它们赶送至南口（现为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）。然后，再由我和我的大伯受雇到南口镇接羊，把它们赶往北京回族聚居区牛街。接羊开始是选头羊（头羊就是羊群中领头的羊），它是一群羊的首领，我作为小羊倌走在羊群的最前面，头羊很聪明，我认为头羊跟人们养的宠物狗智商差不多，它总贴身跟着我，和我寸步不离，并且会看我的脸色行事。我的任务就是领着羊群缓慢而匀速地往前走，或者停下吃草，或者饮水。大伯是在羊群后边轰羊的，羊走散了，大伯就把走散的羊轰回羊群。如果有的羊走得快，超过头羊，头羊就会把它顶回来。头羊对主人很忠诚，善解人意，它是这群羊的“家长和保安”，我给头羊起了个很亲切的名字“小三儿”！就是我大伯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“小三儿”是小羊倌真挚的好朋友。

从南口镇到北京需五天的放羊路程，这五天不能快赶，不然羊会掉膘，也不能慢赶，太慢了，五天的路程实在太累，时间调理不好，就会人困羊乏。为了让羊吃到夜草，能增肥长膘，我和大伯把羊群围拢起来轮流值班，一个人看羊群，一个人露宿野外躺在土坡上眯一会儿。有时被蚊子叮，被疯蚂蚁咬，浑身红肿，又疼又痒，受的罪绝非今天的孩子们所能想象。晚上饿了，吃大伯从北京家里带来的冰冷的窝头，吃起来又硬又凉。虽然是北京的初秋，上半夜还能凑合抗寒，下半夜肚子里空空的，寒风一吹，瑟瑟发抖。我身上穿的很单薄，冬天的棉袄揪出棉花，就当夹衣穿。我在解放前，没穿过一双家里给我做的单鞋，棉鞋更没穿过，因为家里太穷了，只好自我解决。小时候，我穿的鞋都是从垃圾堆里拣出来的，有时一只灰色的、一只黑色的，穿起来左脚的鞋前掌开线张着嘴，右脚的鞋后跟露出个窟窿。上身穿的一件布衫连扣子也没有，系一根绳子就行了。

我出生在这样一个穷苦的家庭，解放前也就是13岁之前，从来没有用香皂洗过脸，更没用过牙膏刷牙漱口。有钱人孩子吃的是大米白面，嘴里总是边吃着水果边招惹穷孩子。



他们认为穷人的孩子好欺辱！对穷孩子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他们经常指着我的鼻子讥笑我，踢我的屁股，嘴里大声喊叫：“野孩子！又脏又臭的野孩子！”有钱人家的孩子财大气粗，打完穷人家的孩子又找警察，警察来了也偏袒财主家 and 他们的“狗崽子”。面对这样冷酷和欺人太甚的现实，我丝毫没有自卑过，相反更激励我摆脱贫困，向往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丰衣足食的好日子。唉！虽然说是这么说，可是在我的童年时代是旧社会，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梦想。实际上还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最痛苦、最难熬的是到了晚上，我饿得已经头晕脑胀，只好千等万盼，等父亲卖菜回来！当我看见父亲的一瞬间，心情是极其复杂的，一则是喜，一则是忧。如果父亲围裙的前兜刷刷做响，我就高兴极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兜里纸票子多，说明挣了钱了，可以吃一顿饱饭了，一看兜里是沉甸甸的钢镚儿，心里就凉了半截儿，说明没挣多少钱，今晚只好饿肚子了。有时饿得肚子疼，我就跪在土坑上双手捂着肚子，头和脸挨在双膝上，跪一会儿，睡一会儿，就这样熬过一整夜。这挨饿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经常的。童年给我留下了病根儿！直到现在，多饿一会儿就头疼。如果该吃饭了，因为有事拖了一两个小时，我就头疼难忍，肚子疼得像是肠子碎了一样。黑暗的旧社会，给我这个一贫如洗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孩子留下的痛苦与煎熬是难以忘却的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我5岁多的时候，还卖过关东糖（糖是白色的，是麦芽和糯米经过加工制作的，大概约五公分长短，小拇指粗细一根）。父亲给我相当于现在的20元，作为本钱，批发价是两毛一支，我卖三毛一支。当我晚上卖完了，一数钱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几乎要喊出来了，哈哈！我挣了10元钱，这10元钱挣得多不容易呀！这是我从早到晚一天的辛苦劳动！从此，我这个快6岁的小孩就知道了：辛勤的劳动产生价值。我一天挣一块钱就证明了我没白干！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！今后我要更使劲地加油干活，挣更多、更多的钱，养活父母和家人。当我进入6岁的时候，父母就把我当大人使了。记得，我刚得完一场大病，双眼红得像“山里红”一样，骨瘦如柴，身体很虚弱，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。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，我真是用自己的生命和年仅6岁的身心，真切地体验了一次贫病交加是什么滋味！穷人没钱看病，当时在我家附近有家常仁医院，离我家大概只有50米左右，我几乎天天路过，但是我们家的人从来没进去过，因为这不是为穷人开的医院。穷人得了病只得硬扛，如果扛过来算你捡条命，扛不过来就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了拉倒。幸运的是我终于扛过来了！为了能让全家吃上一口粗茶淡饭，父亲让我做小生意，说是小生意，其实比要饭的强一点儿。北京人都知道的，卖“咸落花生”，我要把一筐生花生，大约有四五斤，每个花生捏一个小口，为了煮时能把桂皮和八角等香料味儿煮进花生里，那样煮熟的花生又香又好吃。父亲把熟花生倒在一个圆圆的篮子里，让我挎着到街上去叫卖，或者让一个大哥哥领着我到大烟馆外去卖。那个大哥哥是我们的邻居，我只知道他姓白，我